

□张全战 / 诗篇

春天,耕地与工地

(组诗)

一
那片麦地
去年冬季就已经休耕
年后一开春
拔出了楼宇
绿地中
站着梦幻家园
有一天
农民会坐着电梯回家
打开窗
让河南柳子
在高空唱响
小康生活的心愿
触手可及

二
楼体的血液是黑色
黑色的钢筋
像极了黑色的眼神
被混凝土紧紧抱住
一如小麦或玉米
站在黄土地的掌心
惊蛰前后的空中
落满冬眠起来的眼睛
迫不及待的雨水
刺穿了季节的脸
我的诗
挤着田间地头的草
大片地闪亮

三
春天和一切都有关
发芽,树枝
或者喘息的山
我看了一眼
湖里杯弓的影子
风就把一团梦
五彩上妆
堆放在夜的台上
其实我会
对着葡萄树发呆
忽如一夜春风来
很多人都去了南方
海的故乡
开始生养北方汉子和妹子
阳光一直都是微笑
我们均分一件
温暖的外衣
看着桃花红腮
心会醉倒
扶着迎春花黄
渐渐困了

春喜
阳光剪开脐带
冬季的阵痛
在一场春雨中
欢喜地变绿
那把风板麻酥的
于是三杯酒饮下了肚
扶着自己的影子
醉眼相看
我们都去爬山吧
山脉上全部精神抖擞
别和小径边的小草说话
心要在夜里开花

□全真真 / 似水流年

佛音·故土·往事

彼时,我清冷高远,有时是开在山崖上的太行菊,有时是天上的风筝,一副骨头一张皮,借着风力尽了最大的力气去飞翔,没有翅膀没有伴,把自己画成一只鹰或者远成一个点,耳边只有清冷的风。从来也没想过去停歇,或许有棵树可以让我栖息,我不是鹰不会停歇,一停便是粉身碎骨。一根神经时刻紧绷着,生人面前大方得体,熟人面前放浪形骸,然而神经始终是紧绷着的,人始终是高傲着的。此时,我站在寺院,天空被香火填满,一伸手便能掬起一捧香火,仍有大批的香客在上香,寺院里的居士要用钳子把快燃尽的香束拔掉才能重新插上香,人心是否也如同这香坛一般要不断拨去那些快燃尽的香茬,好让青烟继续缭绕?香火将每个人的脸熏得绯红,我曾听说香火是一种信号能将人的各类心愿送达各路神佛那里,这么多的人,这么盛的烟火,这么多的愿望,神佛会如何对待我这絮絮叨叨含混不清的愿望。每次心事沉重到让我无法前行时,就会来寺院,多半是为了静下心来,有时会静静地双手合十,将自己的心事和思绪在心里讲给另一个自己听,模糊而絮叨,有时赶上下雨,寺院青灰色高翘的屋檐会有雨水滴滴落下,一滴一滴,敲在石板上,声音真实洁净,有多少人将时间比作水,时间逝去了到哪里?屋檐的滴水又最终流向了哪里?我未见汨汨清泉,只是湿润的天地,心惆怅起来,眼前的路总是远远的,不知尽头为何处。

僧人诵经,佛音袅袅,人山人海,忍不住低下头双手合十,“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南无·阿唎耶,娑卢羯帝·钵唎哆耶”,声音舒缓、柔和、宽容、接纳。木鱼声沉着低缓,磬声脆亮,警醒世人,《大悲咒》,悲来或是悲去?整个身体仿佛裹在云里又似回到了母体,四周是温暖的羊水。神经舒缓开来,那些锈迹斑斑的锁慢慢打开,所有的记忆化为一一张张的画面。第一张,是我周岁时的照片,虎头帽虎头鞋,眼神明亮,快乐地吸着嘴唇,左右两边是两位姐姐,这张照片我藏了起来,很多年不敢去翻看,尤其是害怕看到三人那时干净纯洁的眼睛,无辜轻松,没有尘埃没有挣扎。第二张,是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束起的长发,刘海和发尾烫成波浪状,脸色红润,笑容美好。第三张,是父亲被石头磨破的手掌,被劣质烟草熏得泛黄的手指,上面是厚厚的老茧和深深的黑色裂纹。第四张,是母亲的脚,干燥黝黑穿着自己做的黑布鞋。然后,是迅速被手指拨过的一沓照片,并未展开,我知道是我年轻时的初恋情人,那是曾经深入我骨髓以为毕生难忘的事情,然而在心里已经无足轻重不值一提。最后一张,是父亲哭泣的脸,坐在门口的石头上。大师开始将花瓣撒向每个人,我抬起头,他们将粉红的花瓣撒向我的额头,花瓣落在我头顶又经过额头,拂过脸庞,最后落在我的发梢,馨香扑鼻。我仰视着他那伸得高高的手,花瓣既是从那里飘落,觉出自己的无助与渺小,一颗心都是卑微的,等待着被谅解被接纳。

从大学到现在,我很少回家,然而心里是时时刻刻的牵挂,母亲身体不好,我时时梦到她,每次梦醒都会惴惴不安。于是,总在物质上给他们最大的满足。很想回去看看又很怕回去,我童年过得极苦,没有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我八岁那年去世,家里很穷,贫穷是罪,是所有人都能来惩罚你的罪,我六七岁开始就要每天做饭洗衣,打扫猪圈,做农活,喂牲口,面对牛马那些庞然大物,心里的恐惧是旁人无法体会的,种地时还要去拉着牲口耙地,牲口又不听话,我不敢拉,心里抖得厉害,那时才知道胆子是什么,是和保温瓶的壶胆一样会破的东西,父亲拿着鞭子站在后面,我不敢不拉,我怕他骂我,胆子就这么将碎不碎地跟着我,跟眼泪砸在一起就会叮当作响。

十二岁开始,暑假,我和二姐每早四点起床在葡萄园里剪葡萄,露水每天都会湿透我的头发和衣服,我听到剪葡萄的声音,扭头看去是母亲瘦小的身材胡乱穿着一件长袖上衣,头发和衣服已经被露水湿透,贴在黄瘦的脸上,头发上落满了细碎的葡萄花,她吃力地提着一桶葡萄,心忽然疼得厉害,我跑过去,抢过她提葡萄的桶,一手提一个,那时我发誓要让她日后做天下最幸福的母亲。剪完葡萄,我和二姐就拿着两个馒头,推着板车走六七里路去县城卖葡萄,中午时分就能卖完,一般能卖一百多块钱,二姐就会让我去吃



(本报资料图片)

饭,我不舍得就让她去吃,最后是谁也舍不得吃。有次天气忽然异常地冷,在街上遇见读高中的大姐,我和二姐立刻大叫她,她的同学都听到了,一起走来,我说大姐我们冷,大姐那时的眼神冷冷的,二姐忙着给大姐同学拿葡萄,我拉住二姐的手看向大姐,从大姐的眼里我看出了嫌弃,她是不愿认这两个叫花子似的拼命为她挣学费的妹妹的。

我成绩一直很好,然而父母的争吵、家庭的贫困,以及村里仗势的欺凌让我变得沉默起来,整个初中我都没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放假也从未出过家门,只是狠狠地学习。高中时,我家又发生了大的变故,家境更加贫苦,我当时觉得这个家肯定是被诅咒了,永远是走不出的困境,疾病、失误、争吵,被讹诈、被欺压,我的心沉下去了,不是在西山,是在泥潭里。我不再努力学习了,因为没有希望,那时我觉得我的心本是如同海底的水母,柔软飘忽,只是四周包裹它的不海水而是腥甜黏稠的血液,就是这些绝望和苦难让我的心慢慢变紧变硬。有天母亲卖了棉花,买了鸡蛋糕去看我,她在门岗那里,穿着我的旧衣服,瘦成一把骨头,头发剪得短短的,凌乱花白,赤脚穿着自己做的布鞋,脚面的皮肤纸样的单薄。我大声说:“你来干吗?”她把蛋糕给我没说一句话就走了。我当时是可耻的,我怕别人看到我贫困困难的母亲,我的这份可耻,让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我最终还是考上了大学,一所师范学校,学费便宜,奖学金充沛。家里却更加贫困,母亲的病再次复发,大姐一如既往地无度索取,家里的地也被占了,我回家看见父亲坐在门口的石头上哭,我觉得真的是被诅咒了,我想说活不下去了,要不我们真的就不活了,没人会理解那种活不下去的绝望。最后,我对父亲说不用给我学费和生活费了,医药费我来想办法,我心里是可怜他们的,也可怜自己。我卖了自己,找了个家境较好却胸无大志的男友,他那时一直在追求我,约定毕业结婚,但是彩礼要提前给,我说这话时目光坚毅,没有任何表情,我卖的是自己的爱情和尊严,我要读书,我要生存,我不要辍学,不要回去,回去就是一辈子的噩梦,我不要再困在里面找不到出口。大学期间我做过家教,做过促销,做过模特,做过导游。心很累很累,每次不见父亲,心里是怨恨的是可怜的,觉得是他养了我又卖了我,我的所有骄傲和自尊都被践踏得一文不值了。后来我与那个男友分手,也就毕业了,迅速结婚生子,也故意要与父母撇得清清的,嫁妆也好,什么也好全是自己一手置办,未要父母一丝一线。

我曾一直以为我不愿回家的理由是那个家亏欠了我,是那里不堪回首的苦难。其实,只有自己心里清楚,却不愿承认的是,是我对那个家的愧疚,我那一一直以来无耻自私地想逃脱那个家庭的不负责任,和对父母的残忍凉薄,我把所有的苦难深锁,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愧疚。佛音袅袅,泪流满面。

□彭 飞 / 心灵史

快乐还是忧伤

期待与紧张,缓缓的钢琴曲响起,却并不是。还是听完了。一首很抒情的曲子,有些伤感,有些落寞,以至于被引诱着也不知该快乐还是忧伤了。

忽又想起那首曲子,竟然捉不到一点旋律了。也许,一直以来对它的怀念,只是此景此曲罢了,大观园的女人们在取悦贾母时颂扬凤姐讲的一个笑话“这笑话也要应对了景才使人发笑”,乐曲也是如此吧。我们怀念的并不是乐曲本身,而是熟悉

的旋律响起时想念的那些人那些事而已。

花开,黎明用朝露迎接它,花落,泥土用道道伤痕掩埋它的碎骨粉身。人生如花,来有影,去无处,短暂得来不及梳理。朝霞、落日、秋叶、冰雪、憧憬、沮丧、落魄、参透,有形的,无形的就这样匆匆地拜访过你,转而溜走了。滚滚长江,小桥流水,大漠孤烟,采菊东篱,横刀向天笑,枫落吴江寒。

往事化作成了烟,历史飘成了河。

□白 马 / 经典叙事

我的音乐老师

我注定是与音乐无缘的。我从记事起就是一个抑郁木讷之人,不善言谈、不苟言笑。这些可以从我沉沉的双眸读出,从我倔强的嘴唇看出。但这并不代表我不喜欢音乐,不代表我不向往妙音。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整个人也是这样的。记得我上初中时还是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穿着姐姐打下来的宽大的衣服,背着娘用手缝制的有长长带子的花书包。我不喜欢也很少与同学为伍,更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独行。会为一枚落叶忧伤,或为一群蚂蚁哭泣。那时的我根本不会也不敢开口唱歌,这也许是跟父母的遗传有关。在我的印象里父母都不唱歌,但父亲很会唱京剧和豫剧。姐姐这方面可能遗传了他们的基因,也会唱戏。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另类,是一个智障者。小时候,家里贫穷且兄妹又多,只要能把我们姊妹5个顺利地养大成人,就已是爹娘最大的心愿了。根本不可能也不会想到找音乐老师来教我们唱歌。我倒是听娘唱过一次歌,有次我在学校放学,中途请假回家,一进院子,娘一个人在家做着家务,许是百无聊赖的缘故吧,我竟听娘在大声唱着《小白菜》,很明显的不在调上,但她却大胆地满是深情地唱着。这下我终于找到了我不会唱歌的缘由了,原来我是随娘长。

我的音乐老师叫张志庄,他教我们时只有20岁出头,高高的个子,很清瘦、英俊。用现在话说就是他身上尽是文艺气息,典型的艺术青年形象,有些像是《过把瘾》中的王志文。那时他们是我们班很多女孩子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我们背地里喊他“音乐王子”。可惜,我们一周只有一节音乐课。所以,每遇到上音乐课,我们往往兴奋得如同过年。上音乐课前我们班的几个男生会极其踊跃地去音乐组抬那笨重的脚踏风琴。张老师坐在那里身子微起伏就能有美丽的乐音流淌而出。那时,按照教辅他教我们唱革命歌曲,但是他更乐于教我们唱流行歌曲,如《牡丹之歌》、《军港之夜》、《外婆的澎湖湾》、《骝铃》等。

很多的时候我只是跟着老师在底下瞎哼哼,我怕我唱不好,弄出异声来。我其实也很想唱好歌的,因为我经常抑郁、忧伤,特别想通过唱几首喜欢的歌曲来排遣忧伤、调节情绪。然而,我终究是胆怯的、自卑的。一直也没敢吼一嗓子出来。初三那年的音乐课毕业考试,我终于不可能再滥竽充数下去了,其实心里早已知道自己根本就逃避不了张老师的“火眼金睛”。张老师的办法是让每一个学生单独站起来唱歌,老师伴奏。我们班的高敏唱得最好听了,那天她选的是《牡丹之歌》,很高亢、很甜润,老师就给她弹一首《丑小鸭》。一般情况下是老师弹一段就可以打分了,就让这个学生坐下了。而我只是一只丑小鸭,一只永远都不可能变成美丽天鹅的丑小鸭。我根本不敢有那种奢望。当时我选的歌曲是《军港之夜》,因为这首歌不那么拐弯,也不高亢,是很平静、柔美的也很符合我的心性。而且我还喜欢蔡琴的中低音,我一直在试图模仿她,走近她,她那种声音沙哑的美如同如画。我为了不太在全班同学面前丢丑,为此还在那里偷偷下功夫练过,歌词当然烂熟于心了,就怕我考试时心慌而发不出声来。当张老师面带微笑地点我名字时,我还是犹豫着、慢慢地站了起来,我的心像怀揣着小兔子一样砰砰乱跳,我的脸不由得涨得通红,由于慌乱我的两只手不知该如何放才好。张老师见我如此胆怯便和蔼地说:“朝霞,别怕,大胆唱吧。”说完他就为我伴奏起来。刚开始,我只是小声唱,渐渐地我竟然大胆起来放声歌唱,我原以为唱完第一段后张老师会让我坐下, 始料未及的是他又接着弹了第二段。唱完后老师带头为我鼓起掌来,班里一时掌声雷动。我知道是张老师给了我自信、给了我鼓励,我小粒小粒的哀伤,被他的音乐转换成了亮晶晶的向往。后来上高中后我竟然参加过全市的大合唱比赛,我们班还获得了一等奖,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张老师的话,我的心依然充满了激动。

毕业后,我就和张老师走散了。世界那么小,我们总是会在这里或那里相逢。我想这就是缘分,我们再次相逢是在春节文联的团拜会上,张老师竟能一眼认出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学生,

他喊出我的名字时让我大为吃惊,多少年都过去了,岁月霜染了他漂亮的黑发,皱纹也雕刻在他曾经英俊的脸上。连我这个学生都已是人到中年了。老师依然对我那么亲切、那么和蔼。在饭桌上他告诉了我的一些近况,他不仅教课、弹钢琴,还写歌词、谱曲和指挥,研究朱载堉律学,并出了《朱载堉密率方法数据探微》专著,写出了40多篇音乐论文,在全国获得了许多大奖。他告诉我:为了写好歌词,他深入基层,体察生活,与服刑人员促膝谈心,看了100多封家信,所以写出了《妈妈的呼唤》歌词,词曲是以一封家信为素材,虽然以妈妈的口吻叙述,但却是服刑犯人妹妹代笔。信中说:“过年了想祝你个好,可是知道你在那儿也不会好,年三十晚上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团聚,咱妈没有忘记你,为你留了位置,放了酒杯和筷子。妈妈经常靠着门框自言自语说,俺孩儿啥时能回来呀。”张老师的歌词是精炼的,词中唱的是:“年难过、难过年,满桌佳肴难下咽;多斟一杯酒、多添一双筷,祝愿我儿过新年;春夏去、秋冬来,孩儿离家已三载;老父翘首等、妈妈倚门盼,我儿何时能出监。”他通过观看犯人家属接见,写出了《早日回到娘身旁》这催人泪下的乐章:“中秋月、挂天上,妈妈千里来探望;隔着透明的玻璃墙,妈妈两眼泪汪汪。”妈妈的对唱是:“梧桐树、落叶黄,妈妈想儿想断肠。”如此真情的歌词只有深入底层才能写出。作品在焦作监狱演出后,感动了许多服刑犯人,在歌词浓浓亲情的感召下,许多犯人走出迷茫,改恶从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张老师所走过的路是曲折的。高中毕业后他在马村区安阳城村务农,1973年4月12日,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民办教师,虽说领导分配的工作是数学教学,但他止不住对音乐的渴望和热爱,他与生俱来就有着很高的音乐天分,浑身上下都充满着音乐细胞,是个名副其实的音乐才子。没上大学之前他就开始指挥、作曲、配器。人生有时候会面临许多选择,也会有多种表达方式。由于张老师对音乐的热爱和天分,音乐也选择青睐了执着、虔诚的他。几年后,他有幸考进了河南大学艺术系,攻读音乐教育专业。这下张老师更是如鱼得水。然而,毕业后张老师又回到学校任教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曾经在校长的带领下,在毛主席像前发过誓,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一教,就是整整40年。人生能有几个40年?况且是最好的40年!但我的张老师做到了,他就是这么甘为人梯、甘为春蚕、甘为红烛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在学校举办的篝火晚会上,张老师坐在一架钢琴前,优美的琴声从他的指尖流淌而出,像白色的雾气一样笼罩着整个会场,那种感觉很美,让我至今回味无穷。

今天的张老师早已是桃李满天下的张教授了。在庆贺他从教40年的音乐会上,在布满了鲜花的会场,很多学生放下了手头工作不辞千里万里前来为他祝贺。他的学生有在国外发展的,有从政的,有做企业老板、经商的,有作家,更有音乐家。他的头顶有着太多亮丽的光环。但我还是更喜欢称他为张老师,那个我年少时给过我鼓励、给我自信的张老师,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春华秋实,他就是惊世骇俗的雷电,是我心目中永远敬爱的老师。

柏拉图说过,最好的音乐是这样的音乐,它能使优秀的、有教养的人快乐,特别是使那个在品德和修养上最为卓越的一个人的快乐。最好的音乐,无疑是生命最本质的声音,是真情之中最为敏感、最为纯净的那一缕律动。我也很想享受这音乐的天籁,我也很想让美妙的乐音弥漫我、浸润我,让我一生充满阳光。

如果说“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是一种境界,那么我的老师曾用最美的乐音打动过我、激励过我,那也是一种境界。音乐像白莲花一样盛开,所有的香气和美丽聚集在心头。音乐是生命的律动,和着我们的呼吸、心跳,让我们感觉自己真实地存在,让我们情感的河流缓缓地流淌……

今天,我的手掌是新的,我的额头接受光明的净化;下一时刻,我只做春天里才想做的事情。在庆祝我的张老师从教40年的今天,我愿我的老师不老,愿我的老师春光永驻,永远年轻。

想做记者吗 给你一个机会

焦作晚报开办青年记者训练营

●招募规划

每期10人,每期3个月;无学费,生活费自理,家在我市市城区的免费提供住宿。

●招募条件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热爱新闻事业,具有良好的文学、摄影功底和社会交际能力,拥有创业激情,具备团队协作和奉献精神,已经毕业尚未就业或即将毕业的热血青年均可报名;

2.有新闻或相关文字、摄影工作三年以上从业经验的优秀人士,年龄在30周岁以下、有统招大专学历的亦可报名;

3.户籍仅限于焦作市,含六县市。

●报名须知

1.本人须在4月26日前持有效证件到《焦作晚报》编辑部报名;

2.报名时须备自我推荐书1份,并另交个人近期免冠1英寸照片1张,填写学员报名表;

3.报名时必须提交自己最中意的原创文学或摄影作品3件,作品如在国内报纸或期刊上公开单独署名发表的,须提交作品复印件1份,并携带原件以便查验;

4.每期10名学员,由焦作晚报青年记者训练营招募评委会根据报名者所提供作品及相关报

名资料综合衡量择优选定;

5.如受本期人数所限,报名者各方条件又确实良好的,招募评委会可优先推荐其为下期训练营学员;

6.报名时所提交资料概不退还。

●学员待遇

1.闭营时颁发焦作晚报青年记者训练营结业证书;

2.建立学员档案,成绩合格者将被录入焦作晚报人才库,同等条件下所投稿件优先刊用;

3.成绩突出者,结业时焦作晚报直接将其录用,办理正式手续。

报名地点:市人民路中段报业国贸大厦三楼 307 室 报名电话:8797413 13903912939 联系人:李老师

本社地址:焦作市人民路 890 号 邮政编码:454001 电话:办公室 3935143 总编室 8797251 通联部 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 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 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 8797333 印务公司 3934290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8797444 全年定价 398 元 自办发行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焦工商广字 01 号 上期本报开印:3:40 印完:5:40 本社印务公司印刷